



YIN MO DE

隐没的王国

WANG GUO

张锐锋 著

天狼星丛书

中国新科幻小说系列

IN

MO

DE

WANG

GUO

隐没的王国

张锐锋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4 号

封面设计: 缪 惟

责任编辑: 周晓枫

隐没的王国

张锐锋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

850×1168 1/32 7.5 印张 6 插页 172 千字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本次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1.50 元

ISBN7-5007-3146-9/G · 1942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序

天狼星，茫茫星空一颗神秘的星，能够激发人类丰富想象力的星。

关于天狼星，《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如下的诠释：

“天狼 Sirius 又名大犬座 α ，夜空中最亮的恒星，目视星等为 -1.5 等。它是大犬座中的一颗双星，双星中的亮子星是一颗比太阳亮 23 倍的蓝白星，体积略大于太阳，温度则比太阳高得多，距太阳约 8.6 光年。古埃及人把天狼称为索蒂斯（女神名），他们知道，当该星正好出现在太阳升

起之前时，尼罗河三角洲就开始泛滥。古罗马人认为，一年最热的季节同天狼的偕日升落相联系……”

这一段解释很有意思，它使我想起年初到埃及时在卢克索参观著名的卡纳克神庙的情景。

卡纳克神庙据说是古埃及保存至今最宏伟的艺术殿堂，它的建造据说与天狼星有一些因缘。这座神庙在一定意义上是古埃及的天文台，当祭司们从幽暗的殿宇看到明亮的天狼星经过神庙主轴时，那就意味着尼罗河泛滥季节的开始——在古埃及甚至今天，尼罗河的泛滥并非灾难，因为埃及是个沙漠包围的国家，一旦尼罗河从上游带来大量腐殖质的河水，滋润着尼罗河两岸的谷地和三角洲，那就意味着当年农业的丰收，这对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是何等重要！

所以，远在5000年前，星空中这颗最明亮的天狼星便激起古埃及人丰富的遐想，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由此诞生。古埃及人把天狼星尊为女神，认为尼罗河的泛滥是因她的眼泪引起的。在天狼星偕日升起的这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

这一套科幻小说系列冠以天狼星丛书，我觉得是颇具深意的。

文学艺术群星璀璨的星空，科幻小说这颗明亮的新星颇有类似天狼星的神秘色彩。自从玛丽·高德文·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问世，宣告了科幻小说诞生以来的一个多世纪，科幻小说大师的经典之作往往以其大胆的预言，奇妙的想象，以及跨时空的情节与主流文学格格不入，显示了它不同凡响的个性与魅力。不论是凡尔纳的用大炮把人送到月球的幻想，威尔斯笔下的隐身怪人，还是阿西莫夫拟定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克拉克描绘的利用太阳风在太空行驶的帆船，以及后期的科幻作家所构思的星球大战、恐龙复活、机器人等等，这些不同流派的科幻作品以其惊世骇俗的超前意识，引起包括文学界与科学家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广泛注目。

这颗文学艺术星空升起的天狼星，尽管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或非议，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人们透过科幻小说的神秘光环领略到了它的真谛所在——科幻小说以科学的想象展示出未来世界的图画，它通过对未来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

来的正面与负面、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所作的预测,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心理变化,矛盾冲突与感情纠葛,不仅具备文学的欣赏价值,而且也蕴藏着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在某种程度上,科幻小说寄予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也包含着超前的忧思和期盼。

实际上,科幻小说是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诞生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幻小说是想象力的艺术体现,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胆想象的产物。它是文学艺术星空一颗闪光的天狼星,它将给人们带来想象的愉悦和创造力的活跃,这正是科幻小说生命力生生不息的原因。

在中国科幻文坛沉寂多年之后,这套天狼星丛书的问世,犹如天狼星偕日东升,预示着中国科幻小说新的崛起,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

这套丛书的题材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人们比较熟悉的基因工程、极地开发、海洋生命、外星人入侵,也有构思奇妙的心灵历险、远古部落的寻根和星系演化的历程,单就题材的拓宽而言,这

批作品很可代表中国科幻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幻小说探索取得的成就。但是更值得高兴的是,这些新作除了个别的出于老作家的创作,更多的是出自一批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年轻作家之手。应该指出,这批年轻的一代科幻作家(当然还有很多人的作品尚未加入这一系列)是近年来科幻创作最活跃、最有活力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科幻文坛最沉寂的时期勇敢探索,大胆地吸取外国科幻小说的精华,跟踪外国科幻小说发展的态势,潜心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对他们创作成绩的一次检阅。

科学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即“让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作为外来的文学艺术的一支,科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存在如何为中国读者认识、了解和接受的过程。自从本世纪初一批思想界的先驱者将科幻小说的经典作品翻译到中国来,将近一百年的岁月,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处在被中国读者逐渐认识的过程之中。因此,如何加快这个进程,让公众理解科幻小说,营造科幻小说发展与繁荣的氛围,仍然是今后摆在科幻小说家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当然，科幻小说家应当努力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且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这是首要的前提；另一方面，出版界也要扶植科幻小说的出版，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问世——在当前，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正是如此，我愿意为这套丛书写下以上文字，权作序言罢。

金 涛
一九九六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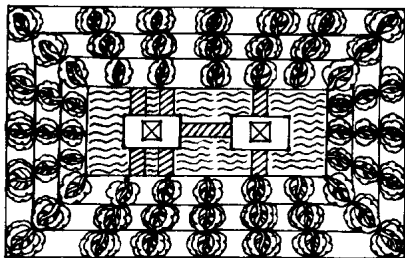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6
第三章	72
第四章	105
第五章	156
尾声之一	212
尾声之二	220
附录	225

第一章

—

埃及祭司普塔欣赏着自己美丽的底比斯花园。这是他拥有的第四个花园，花园由一些逐渐缩小的长方形组成，每一个长方形的边缘都布满了均匀的树木。这些树木所投下的影子彼此衔接着，最后围绕着中心地带一个巨大的池塘。在池塘的中心有两个人工岛，上边分布着七座桥。



就像图中所画的，带有阴影的条带表示桥。普塔得意地在这座花园里散步，穿过一个又一个树荫，最后从右边的一座桥上来到人工岛上的木亭里。他想着，自己设计这些桥时为什么没有遵循对称的原理？这在当初是一个谜。可是现在他明白了，在设想这些桥的数目时，他把一个伟大的难题隐藏在里面——那就是，要经过所有的七座桥又不允许两次通过任何一座桥，是不可能的*。他得意地想，也许这一难题只有太阳神才能解决。

普塔在木亭里观察着这七座桥，这与他最初的设想完全相同。他慢悠悠地从木亭里走出来，从一座桥走到另一座桥，烈日在头顶像一团火一样烤着他，但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炎热气候。这是埃及最热的时候，尼罗河又开始一年一度的涨潮期，他隐隐听到了尼罗河的涨潮声和埃及船工们的号子。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下加工过的精细的石料铺砌的道路，感到十分满意：埃及的工匠们曾在这里工作了三年时间，才建起这座花园。

五年前，他接受了法老的谕令，负责监督卢克索神庙的扩建工程——他的这座花园便是神庙扩建之中的附属成果。

他接受的任务是神圣的和光荣的。法老能将如此意义重大的神庙工程委托给他，显然是出于对他的无限信

* 这一问题直到十八世纪才由伟大的数学家欧拉发现，他在柯尼斯堡的普雷格尔河上发现了同样的七座桥梁。

任。在掌握着埃及一切权力的年轻的法老眼中，他还是一位功臣。因为他曾与这位现今的法老是朋友，在十年前，他与法老同为祭司，在法老的父亲主祭的一次凯奈克庙会上一同诵经，最后在阿蒙的神像前经过许多复杂的仪式把法老选拔出来，根据神谕，选他为王。当法老登基之后，普塔曾伴随着年轻的法老远征，平定了努比亚的叛乱。在叛军据守的要塞萨伊岛，普塔建议法老把埃及的一支精锐部队装在袋子里，冒充食品，趁着夜色，偷运到岛上，然后一举攻下了这一重要堡垒。那次激战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和法老在尼罗河岸上倾听着喊杀声，又见到血染红了尼罗河水，仿佛是夕阳即将升起的沙漠上空的晚霞映照在其中。

一直到今天，他都感到自己犯下了沉重的罪孽。那些战死者的灵魂——他称作巴，对，那么多的巴好像仍在缠绕着他。那一次，他建立了功勋，又厌恶了战争。普塔每日早晨都要到凯奈克神庙去祈祷，祈求伟大的神阿蒙能宽恕自己的罪。在凯奈克神庙里，普塔每一次都被那些巨大的神像所震慑，他跪在神庙里虔诚地祈祷着，当他将要走出神庙时，又每次都看到铭刻在尖碑上的和石柱上的关于战争的各种记录，普塔因此开始憎恶自己所在的这个古王国的血腥历史。他也为自己在萨伊岛战役中所贡献的计谋感到可耻。他在多少年来似乎一直生活在一个噩梦里，以致他拼命想逃出这个噩梦，但噩梦好像比整个底比斯城都大，比整个埃及都大，他不可能轻

易逃逸到噩梦之外。

二

当普塔不停地桥上散步时，他的管家从树荫里出现在池塘边。他听到在尼罗河的涛声里有一丝微弱的声音在喊他——这是他熟悉的管家的声音。

“尊敬的大人，船已经预备好了。”管家的声音从来都有几丝颤抖，好像任何时候都处于某种危险里。

“知道了。”普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喜欢这个声音，因此他的回话总是显得不耐烦。

“大人，有两艘运送石料的船在阿斯旺一带的河心翻了，神庙工地上已经停工半天了，可能在日落前另外几艘船才能到达。”管家战战兢兢地向普塔汇报当日的事情。

“知道了。”普塔漫不经心地说，他对这样一些事情毫无兴趣。

但他深知这些建筑神庙所需的石头要安全地运抵卢克索是非常困难的。他曾作为监督神庙施工的最高长官，到过遥远的努比亚沙漠里的采石场，那里蕴藏着丰富的沙石和玄武岩，这正是神庙建筑所需要的上乘材料，但

这些地点又距尼罗河很远。他曾亲眼目睹过工人们如何把这些巨大的石块开凿出来。工人们以露天方式开采这些质地坚硬的石头时，首先围着石块刻一条槽，然后又在槽里凿出一些小洞，最后把一些木头楔子打入这些小洞里并将这些木头楔子用水弄潮——木头膨胀时的力量很快就使石块顺着槽子裂开。

更加危险的是运输这些开采出来的石头。成批的工人们以滚木、木杠和十字杆将石头送到停泊在尼罗河的船只上，这些船只要通过几道瀑布地带——尽管这些地方已经在近千年前就开凿出水道和一些与瀑布平行的坡道——他们的平底船可以在斜坡的尼罗河泥浆上滑行，但翻船的事故仍不时出现。这些为尼罗河而设计的平底船吃水很浅，以防在一些地方搁浅，但又极易被颠覆。普塔在那次视察努比亚采石场的归途中，曾看到陪伴他的一条船在阿斯旺一带的河中翻转，船上的十几个人掉到虎视眈眈的鳄鱼嘴里，在普塔闭上眼睛时不时听到周围传来的惨叫声。

管家告诉他关于翻船的事故时，他就不由地想到那一声声惨叫，普塔的心灵受到一阵阵巨大的震撼。

“伟大的阿蒙神，你饶恕他们吧。”普塔朝着落日的方向祈祷着。

普塔这时睁开眼睛，仔细端详着管家。管家惊慌地低下了头。他非常害怕普塔的眼睛，他感到普塔的眼睛里总是有几丝捉摸不定的光在闪烁，而其中又透露出金

属一样的威严和尖利来。他从来不敢正视普塔的眼睛，这在几年来已养成了习惯。

但在普塔的眼中，这位老管家具有一张与大多数埃及人相似的脸孔，一点儿都没有奇特之处：面孔黝黑，头发拳曲，差不多没有胡须，宽大的脸盘和一副显得狭窄的腰身。他想到自上古以来就有的一个用于埃及人自称的词：



普塔现在才感到这个词的优美和准确*。这里所用的象形字是一段烧焦了一头的木头，它的原意是煤黑色，是法老语言中指向黑色的最有力的一个词。这个词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意指法老埃及的整个民族是黑色民族。这样的黑色当然也指向一切代表着善的神——一截烧焦了一头的木头，这是意味深长的。

普塔在前面走着，管家小心翼翼地跟随在身后。他们沿着长方形花园的对角线向外走着，然后转到了最后一层长方形周边的树荫里。这些高大的从别处移来的热带树木，以高高的树冠像伞一样一次次覆盖他们的头顶，

* 这个词按词义翻译，就是尼格罗人。这些象形文字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所释读。

从尼罗河上吹来的风将树叶吹奏着，发出一些杂乱又分明有着秩序的沙沙声。管家不时地抬头看看前面的普塔祭司，但祭司从不回头地向花园门口走去。这座花园就坐落在尼罗河畔，到了门口，就可以看到尼罗河上的船只和对面的巨大神庙了，而背后则是底比斯巍峨的城墙和一些王宫高大建筑的尖顶。它们在落日的反衬下显得异常辉煌——神的居住地和王的居住地隔河相望，只有船工和奴隶被夹在尼罗河上，他们的号子声是有力的，但他们的人影显得异常渺小。趁着尼罗河涨潮的节令，他们用双臂的力量，再借助一些滚木、木杠和十字杆一类的简单工具，把船上的石头卸到离卢克索神庙最近的地点。

三

普塔从一座镶嵌着一些吉利图案的木桥上走到自己豪华的渡船上，仆人们迅速将木桥撤去，尼罗河水拍打着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渡船像摇篮一样微微地摇荡。船头和船尾都高高地翘起，整个船体呈现出弯弓的形状。两头的末端可以看到埃及造船木工们的高超工艺，有两朵象征着永生的花朵向船心弯曲，而在渡船前